

歸化球員

本月十日，中國國家足球隊客場五比〇大勝馬爾代夫。由於實力懸殊，這場比賽本無懸念，但卻受到了高度關注。原因在於，國足陣容中第一次出現「洋面孔」。

這位「洋面孔」就是獨中兩元的艾克森（原名 Elkeson de Oliveira Cardoso），出生於巴西，今年加入中國籍。男足的成績，一直是球迷心中的痛。隨著這幾年足球改革，引入歸化球員，最終鬆開。今年二月，挪威人侯永永（Hou Yongyong）首開歸化球員之先。五月，英國人李可（原名 Nicholas Harry Yennaris），成為第一位入選國足的歸化球員。不過，侯、李都有一半中國血統，兩人母親分別是河南人、廣東人。而艾克森則是完全的「老外」。

對於歸化球員，球迷心情是複雜的。雖說這是國際通行做法，但中國隊裏突然出現一張拉丁裔的臉，許多人仍感到不習慣——還要不要「自強不息」了？

其實，包容自信是一個偉大民族

應有的品格。比如唐代，秘書監藤原清河是日本人，鎮國軍節度使李元諒是波斯人，翰林學士李彥升是大唐人。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胸襟，成就了大唐氣象。明清時代的利瑪竇、湯若望、郎世寧，也為傳播藝術、科技，作出了巨大貢獻。但二者有所不同。藤原清河等人是因仰慕而來；湯若望等人則懷着俯視落後者的心態。

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後，美國人馬海德、沙博理、陳必娣，波蘭裔作家愛潑斯坦，都陸續加入中國籍，並都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。馬海德協助組建了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，沙博理將《水滸傳》翻譯成英文，成就蜚聲世界。如今中國國際影響力大為提升，理應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。

中國足球成績不佳是事實。所以，借力提速，未嘗不可。重要的是，要在學習中提升內力，而不能就此患上急功近利的依賴症。



三十年前經典新生

三十年前，李前寬、肖桂云導演的電影《開國大典》在香港影院創下連映一百四十天的紀錄，至今無中國電影打破。明天起，這部經典將以數字修復新版再度在內地公映，近三小時的膠片影像被轉換成二十四萬幀數字畫面，在環繞立體聲、畫面轉化等技術上，彌補了當年技術難以達到的效果，使這部百看不厭的經典煥發了新生。

一九八八年七月，該電影劇本通過過項審查，當年十一月正式開機，一開機，李前寬導演就堅持先拍天安門開國大典的重場戲，打破了原定按時間順拍的計劃，遭到劇組一致反對，但李導堅持到底，最先拍完了《開國大典》。次年六月，該片歷經南京、浙江等外景拍攝後，在北京郊區順利殺青，於九月二十一日起全國公映，拷貝票房收入達到一億七千五百多萬元，而該片拍攝的現金成本是五百萬元，劇組人均工資只有四百元。該片劇作可謂工整，以毛澤東與蔣介石為主線，寫出了人之常情的歷史必然。導演在紀錄片與劇情片的轉換與銜

接嫻熟，洗練傳神地刻畫出毛蔣二人的情感世界，毛岸英與蔣孝文這兩個配角折射出主角亮色。古月飾演的毛澤東微服私訪前照鏡子、孫飛虎飾演的蔣介石在江防戰壕打麻將，都是百看不厭的精彩戲。片中白崇禧與程思遠出現在同一畫面，白的兒子是作家白先勇，程的兒媳婦是劇作家何冀平，她剛寫的《決勝時刻》也是《開國大典》的同一題材。

《開國大典》的編劇張笑天，主演古月、孫飛虎，以及攝影等主創均已離世，年近八旬的李前寬、肖桂云這對導演伉儷說：「我們特別懷念他們，也特別感謝他們。」李導近年一直與腫瘤進行着鬥爭，但他與肖導依然堅持創作，執導京劇電影，並正籌拍一部史詩大片。



留白的妙用

正在國內過暑假，突然接到大學校長特別助理發來的電子郵件，標題是「請回覆：訴訟保留使用」，還有兩個附件。上任特助剛辭職，新上崗的我不認識。郵件標題讓人一頭霧水，正文也只說下周一前必須回覆。我擔心惡意木馬軟件入侵，將此信轉發給我校IT部門，又詢問了教授議會主席，確認這封公函不是冒牌貨後才敢打開附件。一份附件說明原委：我某教授聲明要與校方打官司，根據法律，所有與這項訴訟有關的文件（包括電子版）都需要被完整保留，以備對方律師取證，不得更改或銷毀；每位收件人都要在這份文件上簽字表明理解、接受，並及時將其寄回校長室。另一份是詳細的法律條文說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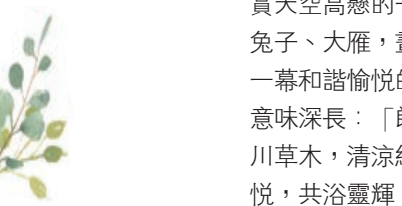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由再次感嘆在美國職場上三緘其口的重要性。大學調解委員會主任曾告誡我們，大學電子郵件是「公器」，必須隨時做好個人通訊被查閱的準備。特別是牽涉人事關係時，e-mail不是最好的溝通方式，當面談話或許更有效，因為所有落到紙上、網絡上的字句都留有痕跡，都有被誤解、扭曲的風險。

這位教授因何提起訴訟我不清楚，但大學當局估計要頭痛了。留取書面證據、據理力爭是弱勢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合理、合法途徑，應當支持。不過，有時這也讓人杯弓蛇影，「逢人只說三分話」，唯恐日後牽扯到什麼官司裏，無心之言成了把柄。像這次，議會主席就告訴我，我的詢問郵件也要作為相關物證被保留下來，讓我吃了一驚，暗暗告誡自己日後說話、通訊更要謹言慎行。

日常生活中有時真的沉默是金。解釋太多不僅容易造成誤解，還顯得心虛不安，與說明問題、加強溝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。正所謂一說便俗。

從前在一個國際性拍賣會，看見像附圖一模一樣的古青銅鳥形器，外國一名自稱「中國文物專家」的負責人，在拍賣目錄上竟然鑒定為「西周青銅錡形座飾」；不禁使識者搖頭失笑。外國「專家」總以為中國古青銅器幾乎皆屬商、周時代所鑄，其實大謬。附圖應為漢代精鑄的青銅鳩杖首，形制整體作尸鳩形，下方有圓簞（或作方簞），是用來安裝在老人手杖頂端，故中空而非實心。外國專家不加深究，妄自臆測，還以為是個「座」，何其輕率！他對中國古代鳥類也一無所知；竊以為外表酷似鴿子，就貿然斷言為「鴿形」。尸鳩（《說文》有載），即《詩經·曹風》中「鳴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」所指的「鳩」；《禮記·月令》稱為「鳴鳩」，鄭注「鳩，搏穀也」。晉代陸機《詩疏》，謂尸鳩一名「桑鳩」，梁、宋之間稱為「鴿鳩」（與《詩經·毛傳》載的「鴿鳩」皆擬鳴鳩鳴叫的聲音）；《爾雅》早就謂「鳴鳩鴿鳩」，郭璞直言就是「布穀」，即漢代江東百姓呼為「穫穀」。總而言之，是我國自古以來視作催耕之鳥，各地名稱（包括「布穀」）大多仿其催耕時節的鳴聲。每年農事方起，此鳥飛鳴於桑間（《詩經·衛風·氓》謂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」），好像對農民說：「可以布種了。」所以古人亦名之為「布穀」；但與現今動物學家把鳩與布穀分為二類的說法不同。唐代詩人杜甫詠：「布穀處處催春種。」宋代蔡襄《稼穡詩帖》云：「布穀聲中兩滿犁，催耕不獨野人知。」記得陸游也有「朝朝布穀鳴」、「那為國催耕」之句。可見古詩中的「布穀」，皆指中國品種的尸鳩。

以青銅或玉製成的鳩杖首，應始盛於漢代初期。那時不但是以農為主，而且自漢高祖劉邦為籠絡民心，大力提倡敬老之風，就規定每年八月，各縣凡滿七十歲的老人家，則賜予鳩杖和糜粥；八十、九十歲的，更獲優待。鳩杖首用青銅或玉製作，乃因質堅結而玉更溫潤。至於為什麼要選這種鳩杖首呢？據《後漢書·禮儀志》載：「鳩者，不噎之鳥也；欲老人不噎。」漢代高誘謂：「掌獻鳩杖以養老。」那是祝願他們健康，老而彌堅，安享晚年。



網絡時代的「選學」

夏曾佑曾對陳寅恪說的，「你能讀外國書，很好；我只能讀中國書，都讀完了，沒得讀了。」書真有可能讀完嗎？答案是「不一定」。

按老輩學者說法，宋以前的書，讀完是可能的。傳世的就那麼多，只要有天分又足夠勤奮，理論上可以讀完。宋以後就不一樣了，今人整理的《全宋文》就有一億字，讀完相當費勁。近代以來，大眾傳媒發達、教育普及，識文斷字、寫文著書的人，各類出版機構數量都在瘋長，沒人敢誇口說把書讀完了。

互聯網一來，又生大變。網絡寫作取消了發表門檻，開個博客、建個微博、設個公

眾號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發表「作品」。沒了編輯這個「中間商」，寫的和讀的獲得了更多選擇與自由。據中國作協數據，我國網絡文學註冊作者總數竟然已有一千四百多萬，還有人預計，到二〇二〇年網絡文學作品將達到二千二百四十萬部。

書已注定讀不完的時代，「選本」就格外重要。「選本」古已有之，網絡時代的「置頂」「推薦」，是其新的形式。昔日「選本」體現選者的趣味和眼力，是以趣味多樣性重寫過的文學史。所以魯迅先生說，一個時代的文學狀況可從當時的「選本」看出。現在，網上閱讀的經驗、軌跡與體驗被自動記錄下來，數據化後儲存在後台，網站以此

美齡宮

南京另一個著名景點是「美齡宮」，她就在陵園路上，很好找。

坊間傳說「美齡宮」是蔣介石送給愛妻的別墅。其實它原是蔣介石向中山陵園借地建成的「國民政府主席官邸」，位於鍾山南麓的小紅山，故也稱「小紅山主席官邸」。蔣介石、宋美齡酷愛此地，常在此下榻、休息、會客，也被稱為「美齡宮」，名字沿用至今，是全國重點保護文物。

進入正門，穿過花木繁盛的小花園，就見到坡上的美齡宮。這是座三層宮殿，綠瓦黃牆紅柱，據說琉璃瓦上雕着千多隻鳳凰，故也稱為「鳳宮」。門口停着一輛黑色轎車，是美國「通用」生產的「別克」，當年由美國政府贈與宋美齡。

殿宇分為地下一層，地面二層。二層與一層間有個半層，為蔣氏夫婦專用餐廳。地下一層是大型宴請場所、侍衛室、衣帽間、機要室等。二層主要為蔣氏夫婦起居和辦公的地方。印象最深的，一是宴會大廳，正面是宋美齡頂天立地的旗袍坐照。一張長餐桌兩邊分放着七張靠背椅，桌上是高檔的瓷器餐具。可以想像杯觥交錯時，這裏曾是一派風光。二是掛着黑底金字橫匾的祈禱室。宋美齡自小是基督教徒，婚後蔣介石也隨妻信了基督。匾上是蔣介石手書「基督凱歌堂」幾字。三就是盥浴化妝間，裏面的白瓷潔具為當時的上品。說明文字上說宋美齡患有蕁麻疹，發作時便在浴缸注入少許奶液輔助治療。坊間說的宋美齡用牛奶洗澡，大概就是

香港給了她一張書桌

蕭軍他們去了延安，她沒有，相反轉身南下，回到武漢，然後又來到香港。

今天，我又坐在諾士佛台的階梯上，靜看金巴利道上來往的行人，領受一種煩囂中的寂寥。尖沙咀一帶的街頭從來都人流如鯽，沒有一刻清靜，不過，我卻能在這台級上找到一份安寧。這個不起眼的地方似乎因為有她的存在，而有了文藝的氣息，也給了我思緒穿越時空的特權。我好像又聽到了她的聲音：「用文學糾正抗戰的缺點，改進現實。至於取材，不限於前線。」

不容易啊，我想，在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，她選擇了走一條自己的路。與蕭軍的分手，固然是一個理由，但在我看來，她服膺的是另一種心志，一個更隱密的使命在指引着她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，蕭紅與端木蕻良抵達香港，就落腳在諾士佛台。他們在三號二樓安頓下來，也開始了他們在此城的生活。一對名作家載譽南來，自然在文藝界掀起一陣旋風，戴望舒代表中華文協香港分會登門造訪，他們也忙着出席各種文藝活動。她的那番話，就是在嶺南大學的文藝座談會上，針對「抗戰文藝」而說。在群情激昂都奔着抗戰題材與主題而去的時候，她的主張無疑是一副清醒劑。文學可不是簡單的宣傳品，需要沉澱，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。

她自己就是這樣做的。在那個向南，有一個大陽台，望向維多利亞港的房間裏，她埋首創作《後花園》，一個磨館的故事，並很快在《大公報》連載。在這個作品中，她對古老國度「千年不變」的蒙昧痼疾，作出

不噎之鳥老彌堅

為依據，「精準」地向讀者推送適合其口味的作品。這種由讀者決定的「選本」，實際上成了一門生意，很容易就變味兒了。

我有個朋友從事網絡文學評讀工作，平時閱讀量很大，而且對色情暴力的「擦邊球」更會多瀏覽一會兒，以便作出客觀評價。豈料這個「習慣」竟然被一些網站忠實地記錄了下來，常自作多情地把「擦邊球」網文推送給他，讓他啼笑皆非，懊惱無比。

網絡時代「選本」的選者其實就是你自己。既然如此，生活在網絡時代的我們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努力讀透自己。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三、五見報



據此傳聞的。

宮內還有當年包括蔣宋台灣生活的相片和文字介紹，主題分別是蔣氏伉儷、姊妹抗戰、宋氏家族成員表、宋美齡大事年表等等。

宋美齡曾在此主辦過「遺族學校」，學生都是民國烈士子弟，他們不少人後來直讀至博士。園內有塊由民國元老于右任題字的地界石碑，記載了這段歷史。

美齡宮展覽了當年政治、民俗生活的點滴，同時也展現了某種建築的風格，是南京必遊景點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了發人深省的刻寫。這樣的文字跟一個時代的熱潮似乎不搭調，卻有着經得住時間汰選的品質，一旦塵埃落定，就會放射出金光。直抵人心的文字，才是撫慰靈魂的藥石。

在香港的歲月，她得了思鄉病，無藥可治，只有文字能療愈她的傷痛。也許，一個人只有在寂寞的時候，才能看得到喧鬧世界後面孤獨的靈魂，才有心靈的原鄉，以及遠方和詩。緊接着她完成了《呼蘭河傳》，寫了《北中國》，留下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。

香港，給了她一張書桌，成就了她的文學事業，這大概是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的。

夜語心燈

南山

逢周五見報



▲古青銅鳥形器

閒情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步的其樂融融之景，然而其時卻正值戰火紛飛的抗戰年代。

有人說，每回看豐子愷的作品，原本的焦慮都會煙消雲散。的確，論畫，雖寥寥數筆，卻透出無限的意境和生趣；論文，即便是瑣碎的日常也散發出淡淡的美。在當前紛紛擾擾的世局中，何不妨再來品讀豐子愷的畫，或不失為一劑可以解憂的良藥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

再品豐子愷繪畫

，相映成趣，詩人和畫家澄澈的內心世界更是呼之欲出。要知道，這靜謐平和的畫面可是創作於上世紀變幻無常的三十年代。

中秋與圓月，自古以來都是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。中秋之夜，仰望天空一輪圓月，心中頓生感慨。時空交錯、今夕何夕，皆化成了文人墨客筆下一首首婉約詞、一幅幅唯美畫。

除了《中秋同樂會》，豐子愷有關中秋的創作其實還有不少。去年是畫家誕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在亞洲協會香港中

心舉行的「當豐子愷邂逅竹久夢二」展覽上，我就見到了好幾幅以中秋為主題的作品真跡。樸實的文字，純真的畫風，在這些「花好月圓」的主題背後，折射出的是畫家對世間百態的溫柔與豁達。比如，一幅「欲上青天攬明月」的畫作，借用李白的豪邁詩句，畫的則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孩童在母親懷裏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似乎想要摸一下窗外天空中的月亮。畫面溫馨，令人內心為之一暖。又如，作品「中秋之夜」描繪的是三代同堂、一家四口在月下漫